

周末聚焦

稳稳妥妥说着老济宁风情

——电视剧《运河风流》中的叙事走线

本报记者 刘帝恩

山东卫视晚间黄金时段正在热播的电视剧《运河风流》，以民国时期“济宁三杰”的人生轨迹与情感交织，展现了济宁的乡土风情和文化特色。作为正在追剧的一名观众，剧中叙事走线是最令人感兴趣的。

在《运河风流》第一集开篇，字幕就显示了故事所处的时间：1912年。在第一集将要结尾的时候，宋鲁生面前是一张火车的照片。通过人物旁白，观众得知，津浦铁



独家报道

名村仲家浅与古运河浅铺浅夫文化

仲伟帅

微山湖的北端，南阳湖东岸，有一个历史悠久、文化底蕴深厚的村庄——仲家浅村，隶属于微山县鲁桥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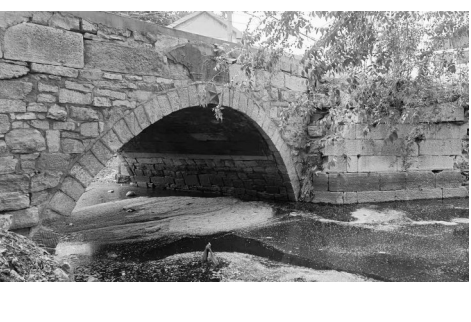
史载该村在夏、商、周三代为仍国都，秦汉时为任城县治所。该地原名延就亭，汉更始元年（公元23年），仲子后人由泗水县迁此定居。唐称横坊村，后改名仲家庄，明代在该村设有浅铺，称仲家庄浅，清末民国后称仲家浅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简称仲浅村。2021年鲁桥镇合并并居建制优化后，仲浅村与泗河崖村合并，复称为仲家浅村。

据《济宁直隶州志》载：“延就亭在城东南四十里横坊村，任城莽曰延就亭，横坊村先名延就亭，今名仲家浅”。仲子庙内康熙时《重修先贤仲子庙记》载：“汉末黄巾之乱，子孙徙于壬城因家焉，故村以仲名”。今年是仲子后人迁此定居2000年，仲家浅村的村名，凝聚着仲家浅的历史印痕和悠久的文化基因。

仲家浅村的文化底蕴，不仅体现在仲子文化上，运河文化更是一大特色。

首先是仲家浅的古“浅铺”文化，该村是济宁市目前唯一一个保留运河文化“浅铺、浅夫”印痕，沿用“浅”字的村庄。

关于仲家浅村名的由来，有多种说法。流传最广的传说是：康熙南巡龙舟搁浅于此，问及侍从，以仲子庙旁浅舟，后世遂称仲家浅。其二是：仲子四十九代孙有名仲虔者，金时遭变革之故，避难棠溪（今微山县南阳湖一带），



路即将开通。对于民国历史略有研究，亦或细心去查阅年度的观众不难得知，津浦铁路全线于1908年（清光绪三十四年）开工建设，于1912年（民国元年）全线筑成通车。

第一集的开头和结尾，通过字幕介绍和人物对话、道具展示，透露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讯息，那就是第一集乃至整个故事讲述的，是1912年以后的故事。

因为1912年是民国元年，我们就不难得知，这部电视剧所讲述故事年代的大致范围，就是在民国时期——至少故事的核心年代是民国时期。

这在无形当中给观众画了个“圈”，仿佛编剧和导演是孙悟空，观众是唐僧，孙悟空画一个圈，就是要告诉唐僧“不出圈”才是安全的。经过第一集，我们对于影片的期待，就很自然地放在了民国时期。

这显然是没有跨时代的剧作，而通常情况下，一旦“跨越”也意味着检视历史重大背景和细节正误的风险，以及制作成本的超大投入。

路即将开通。对于民国历史略有研究，亦或细心去查阅年度的观众不难得知，津浦铁路全线于1908年（清光绪三十四年）开工建设，于1912年（民国元年）全线筑成通车。

第一集的开头和结尾，通过字幕介绍和人物对话、道具展示，透露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讯息，那就是第一集乃至整个故事讲述的，是1912年以后的故事。

因为1912年是民国元年，我们就不难得知，这部电视剧所讲述故事年代的大致范围，就是在民国时期——至少故事的核心年代是民国时期。

这在无形当中给观众画了个“圈”，仿佛编剧和导演是孙悟空，观众是唐僧，孙悟空画一个圈，就是要告诉唐僧“不出圈”才是安全的。经过第一集，我们对于影片的期待，就很自然地放在了民国时期。

这显然是没有跨时代的剧作，而通常情况下，一旦“跨越”也意味着检视历史重大背景和细节正误的风险，以及制作成本的超大投入。

后元世祖忽必烈诏求圣贤后裔回里奉祀，乃得回旧居奉祀庙廷。后人为纪念仲虔奉祠守庙之功，称仲家浅。以上两说并不足信。据康熙年间内阁中书江苏武进陈玉璫《仲家浅村记》载：“仲家浅，仲夫子路故居也。环十里馀，皆其子姓姻族。浅之意不可解。或曰，地属运道，河狭流浅，岁岁疏浚，实烦人力，土人以名者，纪劳也；或又曰，浅作甄，方言殊也”。

乾隆年间，礼部侍郎江苏吴江吴家骥在《仲里志》序言中，提出了另一种说法：“浅之云者，以其滨河自为村墅也”。虽然《仲家浅村记》中陈玉璫说此处是“仲夫子路故居也”不准确，但关于“疏浚”的记载，还是有点道理的，但仲家浅的命名，绝不是“土人以名者，纪劳也”，而是封建政府的统一命名。因为，这跟元明两朝“浅铺浅夫捞浅送漕艘之制”有关。自明代起，该村便设有浅铺。对于浅铺的日常工
作，据清《高邮州志》卷之三记载可详知：“浅铺一所，另置浅船四只，编定浅夫八名，审立浅长一人。每夫二名，领船一只，……一人舁板，一人挽缆，俱令发于岸上……”

关于仲家浅古浅铺的编制，可见清《山东通志》卷之十三记载：“济宁州，河之北岸西抵东六十八里，置浅铺二十有七……老人二十七人，夫二百七十人，守口夫五百人”，即老人一人，浅夫十人，守口夫二十余人。老人，是浅铺的最高长官，相当于《高邮州志》里的“浅长”，负责管理十名浅夫、二十余名守口夫的日常工作。

王琮《漕河图志》记载：“在浅铺者，曰浅夫，以巡视堤岸、树木、招呼运船，使不胶于滩沙、或遇修堤浚河，聚而役之，又禁捕盗贼”。

清代诗人刘秉恬曾撰有《浅夫歌》，颇为生动地记述了浅夫的职責：

北运河殊南运河，每虞中流积沙多。因之各泛设浅夫，夫数还依板数科。遇浅集夫同努力，二十人将一板挖。沾体涂足所勿辞，尤湏赤身击浊波。夏日炎炎则可矣，秋冬天寒奈若何。我已重裘尚凛寒，何忍视彼水中摩。劳心劳力虽有分，一任所作为似我苟。询识皮税可稍蔽，急为修制莫蹉跎。此究区区小为补，所希粮艘及早过。诗成不欲摘藻藻，付与浅夫好唱歌。

据明毕自严《度支奏议》中即提到：“漕河一带设有管河兵备工部分司及府州县印河等官，并浅铺浅夫以备筑疏，每年俱先期挑浚，限十月完工。旧例：浅阻十日至一月者，各降调有差”。这一记载告诉了今人浅铺浅夫的重要性，倘若浅铺浅夫疏浚不及时，导致运河漕船搁浅，地方官和负责漕运的大臣是要被降职的。这里所谓的浅夫，说白了就是疏浚运河的民工，浅铺类似于现在的办事处。

据清康熙《山东通志》记载，山东境内的兖州府鱼台县设置浅铺26处。河之东北35公里东岸北至济宁的师家庄，南至鲁桥闸1.5公



换句话说，这种时线处理，更容易保持影视剧的温情。

当然了，像《康熙王朝》《汉武大帝》这样叫好又叫座的影视剧，同样没有超长的时间跨度。可以说，编剧和导演选择了一种较为保守和稳妥的时线，然后腾出手来，从容不迫拆解济宁传统文化。

《运河风流》的叙事节奏，同样保持了一种稳定。而这种稳定之中，也有所侧重和加速。如开头浓墨重彩地讲怀孕的疑云，以及通过风景处理造成的时间流逝。这种处理方式，在中国古典小说和近年来拍摄的影视剧中并不罕见。

如《水浒传》中，施耐庵写“那雪正下得紧”，或“看那雪，到晚越下得紧了”。看似平平无奇的描写，明末清初著名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却给评“妙绝”两字。

在我们看来，金圣叹称妙的原因，正是大雪的“紧”代表了一种时间的流逝，且这种流逝是加速的。在《运河风流》中，大运河上的潺潺流水，升起的大网所溅起的水花，也让剧中的

里，置浅铺一处，隶属于邹县。济宁州27处，巨野县5处，嘉祥县4处，汶上县14处。东平州设置13处，寿张县设置5处，东阿县设置8处，阳谷县设置10处。东昌府聊城

县设置23处，博平县设置6处，堂邑县设置7处，清平县设置9处，临清州10处，夏津县8处，武城县26处，恩县5处，济南府德州6处。而其中济宁州一带设置的27个浅铺，该书详细记载了名字。“河之北岸西抵东六十八里置浅铺二十有七：赵村浅、杨湾浅、石佛浅、花家浅、新店浅、新闸浅、仲家庄浅、师家庄上浅、师家庄下浅、鲁桥浅、枣林浅、砚瓦沟浅、永通浅、夹河浅、冯翟浅、河长口浅、大河浅、礼义浅、大留浅、夹湾浅、王贵浅、张家浅、牛头河浅、王家浅、邢家上浅、邢家浅、谈村浅。二十七铺，老人二十七人，夫二百七十人，守口夫五百人。置闸十四……”

这27个浅铺，跟现在的地名对应起来，就是济宁市太白湖新区的赵村、杨庄、石佛村，花家浅可能已经沉入湖底；石桥镇的辛店村、新闸村，微山县鲁桥镇的仲家浅村、师庄村北、师庄村南、鲁桥镇、枣林村……，从北到南，一字排开。

27个浅铺中的仲家庄浅，就是仲家浅在当时的全称。人们为了不绕口，便简称为仲家浅。这一点，从古今地名的地缘对应上，也可以显而易见地看出来。元至正元年（公元1341年），在仲家庄建闸，明宣德五年（公元1430年）重建。为了不绕口，官方便将该闸命名为“仲家浅闸”。该闸清乾隆二十三年（公元1758年）修，金门宽二丈八尺，高二丈八尺八寸，闸下东岸月河长一百八十丈，乾隆四十八年（公元1783年）重修，嘉庆四年（公元1799年）大修，现被列为省级重点保护文物。

该闸驻有闸官，“掌渚泄启闭事”，负责闸座的整修以及统领闸夫等。既然有闸官，自然有官署。仲家浅的闸官与当地

人之间相处得相当融洽，据《新续渭南志》记载了一位明朝闸官唐好古：“唐好古，字大川，仕东北里人。性至孝……，后以吏授山东仲家浅闸官。浅民多仲由裔，值岁俭，捐俸济之，再迁和顺巡检，投牒归。一贫如洗，淡如也。好古一操吏耳，而能卹名贤之后，夫岂寻常世俗中人哉”。

《山东通志》记载：“仲家浅闸，闸官一人，夫三十人，溜夫一百四十四人”。可见，早期的仲家浅官署的编制规模很大，闸夫多达30名，溜夫更是多达144名，而后期一度缩减为10名，乃至4名。

编制的缩减，使得一些闸的闸官也被取消，如新闻、师家庄二闸，原来各自设有闸官，后来便被取消了。两闸的工作人员，改归仲家浅闸官统一调度，可见仲家浅闸的重要地位。

关于闸夫和溜夫。闸夫，主要掌管船闸的启闭。当运河水少时，闸夫便放下闸板蓄水；



叙事节奏得到了提速，看似表面平静，实则吊足了观众胃口。

第二集的开头，同样是通过字幕，大家得知了另一个主角——“济宁三杰”之一的杨春早。我们不难发现，对于“济宁三杰”的介绍，就像三条细小的暗线，时而独自延展，时而交织在一起。

这其实是一种多视角的叙事，这种叙事是有处理难度的，走线上的偏差，会造成节奏的混乱。

《运河风流》中，有群体性的描绘，有人物互动和多元的主题，导演在拍摄时，围绕“济宁三杰”做文章，对于一些杂乱的暗线则一带而过，这样的处理避免了一些潜在的影响，让观众可以全身心投入主人公的故事。

比如黄子荣一行在船上时的时候，水匪一众从水中高高跃起，画面就转场了——观众当然知道，黄子荣是被水匪给拦了下来。或许我们也可以把这种叙事走线当成一个“安全圈”，但显而易见，这个圈对于观众而言并非坏事。



水多时，就打开闸板放水。每个闸夫给房2间，昼夜轮班，以便随时准备启闭闸板。溜夫，有时类似于纤夫，用以牵引船只；有时观察水位升降，协助闸夫操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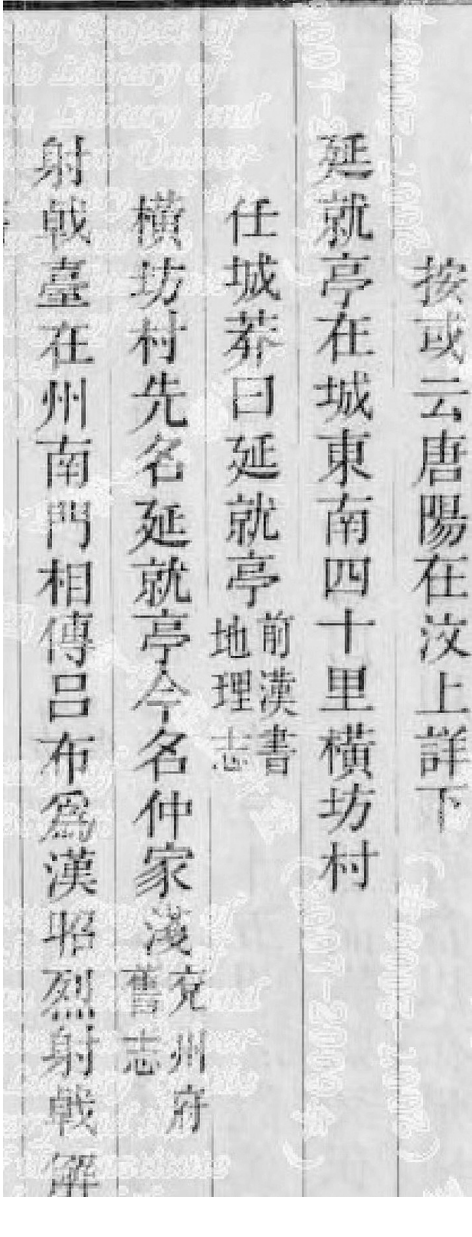
《治水筌蹄》载：“溜夫，诸闸之绞关，执纆”。这就证明，闸是闸，村是村，历史上并没有“仲家浅”改称“仲家浅闸”的时候。此后“仲家浅”三个字，更是代替了原先的“仲家庄浅”。

该村文化价值不可估量，京杭运河穿村而过，有仲子庙、仲家浅闸、仲府和抗日战争时期兖济县委旧址等一批文化遗产和红色资源。

明清以来，历代王侯将相、达官显贵、文人骚客，沿漕而至，多有趣味。其中明董其昌、李东阳，清陈廷敬、孔尚任等等，诗词歌赋，见诸典籍。清代康熙二帝南巡，曾经11次路经此处，或在此驻跸。这里还保留有目前国内数量最多、年代最早的清康熙年间安南（越南）国使节题咏碑等珍贵刻石。

鲁桥镇特别重视这一文化遗存的价值，近年先后举办两届“仲子文化节”，提出了仲子文化苑的规划和古运河的保护治理，使得仲家浅旧貌换新颜。

当前，微山县“大运河微山湖博物馆”建设已近尾声，运河文化的传承利用也将再谱新篇。将“仲家浅闸”恢复原貌，重建“仲家浅闸官署”意义深远。



小时候对春天的感知，是从那棵香椿树开始的。

香椿树在院子东北角，和我家三间土屋东边的一间紧挨着，树干又粗又直，不到两米的地方分叉，枝杈杈杈像一张浓密的巨伞，竟然罩住了半个院子 and 整个屋顶。最低的树枝就趴在屋脊上，伏在红瓦上。说是盖屋的时候种的，在我记事的时候就已经碗口粗了，上小学时双手就搂不过来。

当瑟缩了整个冬天的香椿树枝，开始泛出油亮的绿色，枝头渐次挤出暗红色的芽苞，院子里的空气清新舒朗起来，飘着缕缕淡淡的清香，云雾一般缭绕、流动。

父亲脱去棉袄，在院子里立起一根木头拉大锯，停下来歇口气，点燃一根卷烟，微眯着眼说，春天来了。

虽然气温还有些低，但小孩子们早就迫不及待褪去了棉衣。香椿树也受了那阵轻快和惬意的感染，周身荡漾着积蓄已久的绿意，从树干到椿芽都洋溢着复苏。

枝上的芽苞逐渐裂开，像一个羞赧浅笑的少女，绽开了红晕，暗红变成浅红、淡红、棕红，红绿相间，柔嫩细软像还没睡醒的婴儿，慵懒的样子，打着哈欠，伸着懒腰，还蒙着一层纤细的绒毛，在暖洋洋的春风中慢慢舒展。

等椿芽长到约一拃长，新奇地在春风中摇曳，香气像春雨般轻柔，如鲜花般浓郁，弥漫了庭院和村庄——到了摘香椿的时候了。

其实这之前，就摘了好多次，吃了好多回了。我和弟弟脱了鞋子，站在屋顶和院墙上，或者干脆往手心吐口唾沫，猴一般爬到树上，坐在树枝上，伸手就能折下一朵朵香椿，散在竹篮里。一次摘够一顿的就行，在清水中洗了，热水一焯，切碎了，拌着豆腐吃，或者炒鸡蛋，都是一道美味。

除了手摘，椿芽还可
用长长的竹竿或木棍，绑上铁丝钩，伸到芽尖的底部套住，一转一拧，一簇椿芽就像一只轻盈的降落伞，飘飘忽忽，旋转着落下。

父亲坐在椅子上、院墙上、屋顶上，仰着头，双手举起竹竿，伸向一朵朵椿芽，地上就铺满一地。我和弟弟、妹妹提着竹篮和篮子，忙着捡椿芽。

地上没有了，抬头看着父亲。落下一朵，三个人就抢，有时故意夸张着动作，让妹妹蹒跚着先抢到，一边还呀呀地假装着叫。椿芽堆在一起，分上几份，给奶奶、叔叔家，还有周边的邻居送去，都尝尝鲜。那时候椿芽还是个稀罕物，味道也绝对不同于现在大棚里、地里一棵棵密植的“香椿树”。

春开后农田里的活儿也多了起来，大人们听到生产队的铃声，就打着锄头铁锹下地了。小孩子们村里村外地纵横驰骋，院子里，村里的胡同夹道里，石磨旁和场院里，野外的麦田地边，运河两岸、沟渠两边和池塘四周，到处是奔跑的脚印和夸张的喊叫。

我们兄妹三人也常待在院子里，坐在香椿树杈上，沉浸在醇厚的香气中。在横生的粗枝上挂一根绳荡秋千，一人坐在绳上，两人左右助力，在香椿树柔韧的心动中，体味腾空飞起的感觉。在树下画出不同的方格，跳瓦房、下石子棋，陶醉于简单的快乐中。

饿了有母亲缩在大锅里的馒头，掀开锅盖还能腾起热烘烘的白气；渴了有压水井里随时压出的清冽井水，抬起压水井的井杆，白色水花一蹿老高，拿舀子或水瓢接了就喝，有时干脆就把嘴凑到井口，水花蹿上来就用嘴接着，啧得满脸都是，凉津津的。

和香椿枝叶一起萌发的，还有披着彩色翅膀的花大姐，宝塔糖般大小，头部有些尖，翅膀硕大，覆盖了整个身子，手一抬除了头，全是翅膀了，粉红掺杂着绛紫、墨绿、鹅黄，似乎有点点透明状，或三三两两排成行、凑成堆，或者单个一只，静静地趴在树干上。

悄悄走过去，手轻轻一扣。随着手臂慢慢靠近，显然引起花大姐的恐惧，手迅疾扣下去的瞬间，花大姐也振翅飞去了，却总有反应慢的，被扣在手掌下。在家的日子里，只要手臂够得着的树干，花大姐总不得安生，但每次路过香椿树，又总有一些趴在那儿，约好了似的等着我们。

还有天牛，我们叫作老牛，黑白相间像极了斑马。两根竹节似的触角高高挺起，六只脚抓住树干，每次看到的它，总是静静地趴着。汪曾祺称之为绅士，言其蹲在那里从容不迫、温文尔雅，但在我们小孩子面前，遇见任何兴趣总做不来绅士，总是趁它不注意，猛然提起两根触角，它就蹬脚，扭动，挣扎，唧唧呀呀地反抗，两颗又黑又硬的大牙相互交错，嘎嘎地响。总要在它脖子上系根儿细线，放在树干上，它就慢悠悠地向上爬，等会儿一扯，就掉下来。

在春天的香椿树下，我们肆意欢笑，悄然成长，正像忙于生计的父母，忽然的一瞬发觉，何时儿女又高出一截。我们也根本想不到，香椿树也在一年年扩张着年轮，树干变粗，枝杈变稠，纵横交错，直到我和弟弟张开双臂，才能环绕它的腰身。

一个个春天走了又来，香椿树也在一个初春我家盖新房的时候，和旧房一起消失了。它伴随了那三间土屋的存在，见证了父母忙碌的身影和我们兄妹三人的成长。

树干被父亲用
地排车拉着，去邻村一个木材加工厂，锯成了一车的木板，打制成两张八仙桌，敦实中透着天然的红色光泽。老家的风俗，谁家有几个男孩子，就要盖几套房子。

父亲是当地有名的木匠，为我和弟弟准备了两张桌子的八仙桌。父亲把一张搬进南屋的角落，堆积着不用的农具、家什和层层
的灰尘，另一张削短了四条腿，改成了饭桌，需两人合力才能搬动，平时很少用得着，每次回到老家，老少聚在一起吃饭才搬出来，杯箸交错时，总能嗅到香椿味。

春天的市场上，一把一把捆扎好的香椿，无论怎样炒制或凉拌，总少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味道，好似淡了一种亲切醇厚的感觉。

一个周末，朋友送来两把香椿，说是从老家带来的，自己院子里树上长的，这倒勾起了我的心绪，竟回到了儿时的感动，不由想起那棵香椿，一直在春风中的摇曳，在眼前和梦中的晃悠。

周末济宁故事

萌芽在心中的香椿树

田守勇